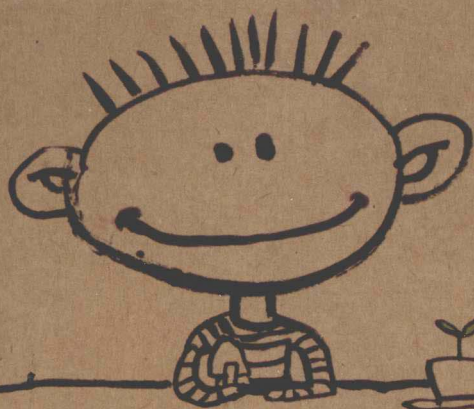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快跑

袁兵◎著



天
天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快跑 / 袁兵著. —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0. 6

ISBN 978-7-5104-1010-9

I. ①快… II. ①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91698号

快跑

作 者: 袁 兵

责任编辑: 熊 嵩

封面设计: 白咏明

内文设计: 郑 云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保定市新华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字 数: 200千字 印张: 13

版 次: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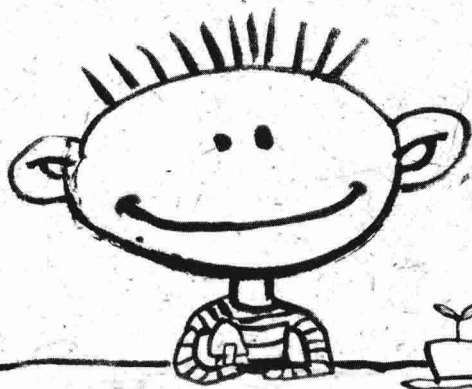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1010-9

定 价: 25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

你快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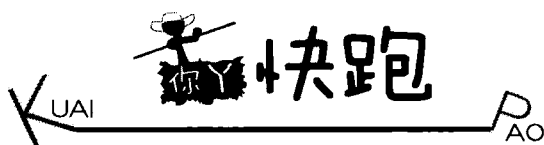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无与伦比的小刺猬。

Dedicated to unparalleled Xiaoci Wei



目录

007	[第一章]	[第二章]	013
030	[第三章]	[第四章]	039
052	[第五章]	[第六章]	065
077	[第七章]	[第八章]	088
099	[第九章]	[第十章]	113
126	[第十一章]	[第十二章]	135
151	[第十三章]	[第十四章]	163
170	[第十五章]	[第十六章]	180
187	[第十七章]	[第十八章]	194
200	[第十七章]	[第二十章]	202

CONTENTS

十五年前，我读初中；十五年后，这个当初热闹非凡拥有几百学生的四层楼被拆掉了，砖头扑簌簌落下，像眼里滚出的泪。一个液压剪两个液压锤三个挖掘机围着四四方方的楼轰轰作响，如同六只怪兽，片刻后把墙面捣出若干大洞。

有个头戴黄色安全帽身穿白衬衣的人让机器停下来，在几个大洞里钻进钻出，又围着教学楼四周看了看，说：“不行，得用炸药！”

当天下午，随着一声巨响，这个四层楼像从面口袋里泻出的面一样霍地趴在地上，卷起滚滚烟尘四处蔓延。

这声巨响会让不明就里的人惊慌失措，以为是帝国主义又来发动战争。那些久经运动的老年人想到的是唐山地震重演，他们扔掉拐棍，喊着“卧倒”，也像泻出来的面一样趴在地上，然后以蚯蚓的姿势快速匍匐到空旷的场所，有几个患腰间盘突出和脊椎病的人竟奇迹般地好了。大家闭上眼睛，一片黑暗，睁开眼发现世界和平。他们看着倒下的楼和波涛般的尘土，站起身骂着别人的娘离开了。

那顶黄色安全帽和白衬衣又出现了，他望着一面顽强矗立的墙体，高兴地说：“虽然这面墙没塌，但总的来说，爆破成功！走着！”

第二天拆楼场面更加宏大，六台机器兴师动众围起顽固的墙体，六只怪兽震动着，发出骇人的轰鸣。大地因为六只怪兽的震动也震动起来，路经的行人也一起

震动着，脸上的肉随着震动的频率上下颠簸。人们相隔很近大声地讲话，讲出来的话也震动着，每个字后面都有停顿，每个字后面都是一个句号，每个句子结尾都挂着颤音。

“这。声。儿。真。响。您。去。哪。儿——”

“买。面。条。儿。您。呢——”

六只怪兽叫了半天，墙体仍然矗立不倒，周围的住家都赶来了。已经入了秋的天气，年轻人赤膊露体，老头老太太们拿着木凳或马扎。人们往前挤，施工队的人往外轰，差点发生肢体冲突。

住家们说得很有道理，有个老头说他活了七十三岁，住了一辈子平房，至今没瞧见过楼倒了什么样，1976年那年本来能瞧见，可惜错过了机会，遗憾极了，昨天炸楼时自己正打麻将，赶上把门清捉五魁的好牌，所以又没来得及看，如今半截身子已经埋进黄土，今天眼见能得偿所愿，谁拦着都不行。

还有个中年女人，雄辩得很，她对施工队的人说：“你干吗非要对我的安全负责，我什么也不怕，单位增效我下来了，增效我都不怕，还怕拆楼？还怕这墙？还怕你们？告诉你们，今儿我就要看，非得看，看定了，不看不行！”

就在这时，轰隆一声，墙体砸在地上，扬起阵阵黄土。

噢！人们一阵欢呼。

年轻人脱了背心，搭在肩上，掏出烟来抽，还有人从旁边超市搬出两箱啤酒。老头老太太放稳了他们的木凳和马扎，双手托腮，痴痴地抬头看着那些个高耸的大吊车。

“这家伙真高！”一个老太太说。

“敢情！”她旁边的老头摇着蒲扇，“能顶着那塔楼！”他向旁边指，那是十多年前，在这里最早盖起来的塔楼。

“这家伙，要是倒下来……”老太太咂咂嘴，“可了不得。”

“敢情！”老头又说。

老太太口中喃喃呐呐：“了不得……倒下来……能把咱们给砸死。”

“敢情！”

两辆运渣车在欢声笑语中稳稳当地开了过来，十分钟后像两个酒足饭饱的汉子摇摇晃晃满载而去。

那天我也在，然后去了城东某个地方，晚上回来时眼前已是一片废墟。我穿了件恶俗的修身版西装，买了瓶酒，围着地上七零八落的红砖走了几圈。

一只野猫从我两腿间蹿过，吓得我一个趑趄。这只野猫回头看看我，叫出一声，像是在耻笑我的胆小。我很友好，把一块砖头扔了过去。

不是砸它，是砸它身后那个破旧的锅炉。

锅炉发出咚的一声，跟十五年前一样。沉闷的声音发散开来，震荡着这座同样沉闷的废墟。

片刻后，废墟似乎咕隆咕隆响了起来，地壳往上鼓着，脚下好像海浪翻滚，沉闷变成力量在后面推我，我被弹起，向锅炉走去。

隆隆的响。

一个黑衣人抖开大氅遮住光亮，他使了一个障眼法，让闪电透过他的大氅炸开天空，向地面劈来。刚才漆黑的世界登时亮了一下，随后又恢复到无边的墨色。废墟好像在咯咯地笑，它身下泥水涌流。

又一个闪电，我的眼睛瞬间被照亮。

在那锈迹斑斑的锅炉上，我看到了两个字——余妙。

1986年，崔小跑读五年级，也就是那一年的阴历十月初八，趁着过生日，他从香山上滚了下来。此事也成为学校史无前例的事件。

那一天已进深秋，可天气晴好，绿树清溪令人心醉。

正午时分，香山顶上，大队辅导员哑着嗓子仔细叮咛：“同学们，别吃了，我们要下山了！”

几百个遵守纪律的小学生窸窣窸窣地开始抹嘴巴，还把没有吃完的面包装进了口袋。

辅导员在阳光下张开嘴巴，接着说：“俗话说‘上山容易下山难’，下山时大家要留神脚下，不要追跑打闹，要小心而小心，谨慎而谨慎。记住了吗？”

几百张小嘴像扩音器似的回答：“记——住——啦！”

随后，一条长龙在石路上蜿蜒而下，那些小脸蛋粉里透红神采奕奕。崔小跑走在后面，伸手从书包里揪下一块面包，放进嘴里，又把军用水壶的盖儿拧开。

“别吃了。”走在他后面的老师说。

他拿着军用水壶，刚要仰脖。

“别喝了。”那个老师又说。

崔小跑放下面包，拧上水壶盖，回头看那个老师。

老师一指前面，神秘地说：“注意！”

崔小跑向前面看看，除了几只裸露的脚踝和脏了边儿的球鞋，什么秘密也没有发现。

这个责任心很强的老师被派来专门殿后。他眼神好，脑子也快，难得的是心理素质过硬，有能力处理突发事件。

队伍在经过一段陡峭的阶梯时，行进速度渐渐慢了下来，走在最前面的老师向后嘱咐，经由每个学生把话再向后传：“注意，小心！”

“小心！”

……

“注意！”

过了这段陡峭的阶梯，老师们的心情渐渐得以舒缓，前面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歌，歌声缓缓向后飘，直飘到最后一个人的耳朵。

大部分人摇头晃脑，随着旋律唱了起来：“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……”

一遍过后，第二遍开始了：“我们是……共产主义……”

几百个接班人不辞辛劳，用歌声在山上反复重申着自己的地位，展示着自己的荣耀。

“神仙下凡喽！神仙下凡喽！”

一个尖利的声音使“共产主义”之声骤然停止。这声音像过年时放的“蹿天猴”，钻进空中，炸成点点碎屑。

崔小跑斜蹿出来，用了一个跨栏的动作，跳到阶梯旁的土路上，张着双臂，呼扇着往山下跑。

“神仙下凡喽！神仙下凡喽！”

接班人突然变节，自甘堕落，竟放弃宏伟事业想去当神仙。

“崔小跑，你给我回来，崔小跑，别跑！”殿后的老师焦急地喊。

要不是心理素质过硬，他很可能也跟着跑下去了。下面怪石林立，不少树上长出



些大疙瘩向外突着。

小脸蛋们瞠目结舌，朝崔小跑冲下去的土路望去。崔小跑就像武侠小说里的绝顶高手，将身子扭来扭去，在怪石与树木间闪转腾挪，随着屁股后面踏起的尘土，不一会儿便踪迹皆无。三个学生就眼前的场面颇有感慨，才情大发，赛起即兴比喻的本领。

一个说：“崔小跑灵活的身体像蛇。”

一个说：“不对，他跳跃时蹬踏的力量像兔子。”

另一个说：“都不对，像马……”

总之，崔小跑在同学眼里不再是个人。

“真牛！”沈东张着嘴，不敢相信眼前的事情。

“是啊，不是说下山难吗？他怎么能下这么快！”赵卫力也由衷赞叹。

“你行吗？”沈东问赵卫力。

“我可不敢，你敢吗？”

“我也不敢。”

队伍有些小的骚乱。辅导员急着跑过来，边跑边喊：“各班班主任注意，看好自己班的学生！看好他们！”她脑门上汗水涔涔，一把拉住殿后老师的袖管，“怎么让他跑下去了？你怎么不看着点儿他呀？”

“谁知道这个孩子这么的胆大，”殿后的老师一脸委屈，“他说他要撒尿去，我让他先憋着，下山后再撒，一下子没看住他就跑下去了。这孩子，撒尿在山上也能撒呀。”

“你快下去，见不着他快通知校长，校长就在车里歇着呢，”辅导员手一挥，斩钉截铁，“回去请他家长！”

殿后的老师答应一声，急匆匆往山下跑去。

歌声重新响起，不过没有刚才那般响亮了。

快到山脚时，辅导员快跑几步，来到集合的地点，见一辆救护车闪着灯呜呜哇哇刚刚开走。

殿后的老师一看到辅导员，立刻跑过来。还未等他开口，辅导员就急切地问：“崔小跑呢，下来了没有？”

“下来了，”老师回手一指救护车，蹙起眉头，“撞树上了！好家伙，脑袋都快撞瘪了！”

关于那次“香山事件”或称“撞树事件”，崔小跑至今也无法提供有力的证据，说明他飞下香山的动机。他被抬着送上救护车的时候，手还在从书包里往外掏面包。他揪出一块面包，发现好几张脸正低头看着他，有医生的脸，有护士的脸，还有校长的脸。校长张着嘴，厚厚的嘴唇一闭一启，崔小跑以为他要吃面包，就将手里那块面包举起来，可校长的脸突然转向医生，不知道问了句什么，然后校长的嘴就永久性地闭上了，于是崔小跑把面包塞进自己嘴里。这时候听见医生对校长说：

“还知道吃呢，应该没事。”

被送进医院后，崔小跑的眼皮被医生用手翻开，拿手电照着。透过那光，他眼前的一切变得清晰无比。他又被推着照了几个光片，脑的，胸的，背的，手的，脚的，胳膊腿的。

他歪着头躺在床上，第一次在这么多黑乎乎的胶片上，看到自己的身体原来就是一堆零碎，剔去筋骨皮闹了半天就是这副德行，他平生第一次产生了那种叫怜悯的情感。

片子被医生们传来传去，最后传到校长手上。校长也看了看，又放下，张开厚厚的嘴唇请教一个比较老的医生：“会傻吗？”

医生走到崔小跑面前，在他眼前晃动手指。崔小跑的眼珠随之左右晃动。

“这是几？”医生伸出三个手指头。

“二加一。”崔小跑说。

医生转向校长说：“不仅不会傻，还可能更聪明。”

“会不会留后遗症？”校长又问。

“会，”崔小跑接过话来，“我肯定一上学就头疼。”

自从那次“撞树事件”后，崔小跑的学习成绩一路直上，记忆力好得出奇，数学考一百分如同家常便饭。他时常暗地里想，真要感谢那棵大树，让自己变得如此具有智慧。

那些以前当面或背地里笑话他的女孩子，现在对他嫉妒得要死，有时候做不出来的题还要向他请教。他随手一写就是正确答案，根本不用闭上眼睛想。

以前他问别人要作业抄，现在想抄他作业的人要排长队。所有教他功课的老师也对他大加青眼。他的班主任对他尤其好，评他“三好学生”，做值日优待让他回家，没人的时候还会摸着他的头叫他一声“小机灵”。爸爸更是妙不可言，把以前打过他的扫帚给扔了。

这些个荣誉，加在了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的身上，那种喜悦不亚于一个受宠的贵妃。

总之，由于撞上大树，崔小跑的学习成绩好了，由于学习好，崔小跑的一切都改变了。黑的变成红的，慢的变成快的，怀疑的变成信任的，坚硬的变成柔软的，痛苦的变成愉快的，失落的变成骄傲的。

他心想：怪不得人人都要当好学生呢！

可是没想到这千般好万般好没有维持多久，一下子就荡然无存了。影响他的事件说起来很小，但对于崔小跑来说，却是异乎寻常的。比起他撞树来，要来得严重得多。

崔小跑所遭受的突如其来的打击，发生在厕所。学校的厕所是露天的，几根木头柱子支起一个石棉瓦的顶棚。小便池很长，可以容纳10几个小孩并排站在上面。一到冬天，尿池子结出很多冰，男孩子会趁小便的时候比赛，把热流滚滚的尿浇在

冰上，看谁尿出来的冰窟窿既大且深。

那天课间时崔小跑去厕所小便，站在了沈东和赵卫力中间。

他用肩膀拱拱沈东，傲慢地说：“比比呀？”然后就掏出小家伙，用两根细手指夹着。

沈东轻蔑地朝崔小跑下身瞧去，把嘴撇向一边，几乎是用鼻子眼儿在说：“你的太小了，不是个儿，跟赵卫力比去吧。”

崔小跑向沈东的下面瞧，果然比自己的大，不好说什么，于是又拱了一膀子赵卫力，这次他换小声问：“比吗？”

“嘁——”赵卫力连看都没看他，只顾尿自己的。那冰先被尿出一个窟窿，然后在赵卫力的持久火力下，冒着热气逐渐化开，化成一大片。

崔小跑低下头，发现赵卫力的更大。他顿时感觉到脸上无光，羞愧涌满心头。这时沈东下去了，马匆匆站到了沈东那个位置。

崔小跑为找回自尊就问马匆匆：“比吗？”

“好啊！”马匆匆喜笑颜开，痛快地答应了。崔小跑立刻兴奋起来，他把胯向前挺了挺，等待着马匆匆掏出小家伙。谁知道等马匆匆掏出小家伙后，崔小跑发现马匆匆的比沈东和赵卫力的都大，立马就认了输，撒完尿后神魂落魄地回了教室，自此就像霜打的茄子般一蹶不振。

崔小跑的脑子又恢复到了以前的状态。数学考不了一百分了，别人也不抄他作业了，老师也不私下叫他“小机灵”了，爸爸又把打过他的扫帚从垃圾桶里找了回来。这些恼人的事件直接导致了一个结果——崔小跑在升学考试那天突发高烧，中考砸了锅，上了一所十分不理想的学校。而最令他心神沮丧的是，他和沈东、赵卫力还有马匆匆又分到了一个班。

人山人海，所有的人穿着一样的衣服，按个头的大小排好队，向前看齐，左右看齐，稍息，立正，集合，讲话……再稍息，再立正，换人讲话……稍息，立正，集合，解散……

一个容器做出来模子，再由一个模子浇灌成若干东西，把这些东西按照大中小学校分发下去，每年使一回。这东西就叫——开学典礼。这东西还少不了陪衬，大喇叭、进行曲、旗杆子，和校长、教导主任、班主任、男同学、女同学、校服，等等等等。

崔小跑闭上眼睛，想着自己升入初中前的种种遭遇。这时离他在厕所受到打击已经过去了一年多，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，在这比365天还要多的时间里，崔小跑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小家伙的成长。他多么希望小树苗快快长成参天大树，把沈东赵卫力还有马匆匆全都比下去，让他们汗颜，让他们像曾经的自己一样郁郁寡欢。

一年多以来，沈东、赵卫力和马匆匆这三人帮总是明耻暗笑，含沙射影讽刺崔小跑的小家伙，围绕“大”、“小”两个字作文章，目标都直指崔小跑的下身。

沈东见崔小跑穿了双新鞋，准跑过去热情地问，鞋小不小？然后看一眼崔小跑的裤裆，捂着嘴笑。

赵卫力经常一搂崔小跑的肩膀，手指天空诗情画意地说，看那片云彩，刚才还那么小，现在又这么小，真是越来越小。然后他也将眼光顺着崔小跑的身体向下移，停在一处焦点，眼睛里闪出笑容。

马匆匆与他俩不同，不爱讲“小”，喜欢用“大”或与“伟岸”相关的词汇，他故意问崔小跑，我今天的裤子是不是太长——了？我脸上的包大——吗？你看那臭河沟，多么奔流——啊！然后马匆匆一副侠之大者的表情，又似安慰又似骄傲地问，我的鼻子是不是太粗——了？

开始时崔小跑对形容长度的字眼极为敏感，后来逐渐发展到对形容硬度的字眼也极为敏感，比如“软”、“硬”、“钢铁般的”、“弯弯曲曲的”等等，一听到这些词，他就产生无限联想。

慢慢的，他又抗拒起颜色来，尤其是对“黑”的颜色，后来他对表述空间和体积的词汇也特别反感，像“膨胀”、“微缩”、“狭小”、“细微”这样的词都在他讨厌之列。

总之，从名词到动词，再到形容词副词，不管是修饰还是比喻，象征还是说明，他把中文讨厌了个遍。

最后他总结出一点，这些词汇都和他的名字，崔小跑中间那个“小”字有关，祖先发明汉字，就是为了和他作对。他对黄帝的助手，那个叫仓颉的人恨之入骨，由此也对国学产生了失望。

教导主任讲话的时候，崔小跑看着领操台旁的旗杆子，想起历史书上卧薪尝胆的勾践。他想，我现在含辛茹苦忍辱负重，有朝一日队伍壮大了，再生吞活剥你们这些蒋匪军三人帮，谁再在我面前说大或者小，全把你们流放到台湾小岛上。

他在内心里一口气说出了“壮大”、“大”、“小”、“小岛”等词，自己使自己敏感起来，他像中了颗子弹一样，身体不禁一抖。

教导主任讲完话，宣布各回各班。沈东和赵卫力跑过来，一边一个，勾住崔小

跑的脖子。

赵卫力一指天空，情意绵绵：“你看那天空，多么——”他本来想说“辽阔”二字，看见崔小跑脸色阴沉，知道今天不宜玩笑，忙改口说道，“多么蔚蓝呀！”

沈东问崔小跑：“你刚才干吗呢，眼直发斜？”

“刚才有人放屁，”崔小跑说，“我一直在找那人是谁？”

“臭吗？”赵卫力吃着手指问。

“废话，能不臭吗？”崔小跑说，“不臭我能闻见？”

“那就是马匆匆放的，”赵卫力肯定地说，“是不是咸味的？”

崔小跑和沈东一人给了赵卫力一记“公安肘”，就是把赵卫力摁下来，用肘关节从上到下去砸他的后背。

沈东趴在赵卫力耳边大声嚷：“你恶心不恶心！屁还能尝出咸淡来！”震得赵卫力直掏耳朵。

马匆匆提着裤子从后面扑了上来，他刚想嘻嘻哈哈地开讲，就被其他三人紧紧擒住。

沈东第一个发难：“刚才是不是你放屁了？”

“是啊。响吗？”马匆匆瞪大眼睛，谦虚地问。

接下来马匆匆被摁倒，吃了三记“公安肘”。他哇哇地叫起来，露出一脸非暴力不合作的神情。

赵卫力的“公安肘”最后出手，打完后继续逼问：“你早上吃咸鸭蛋了吗？”

马匆匆闪着眼睛答：“吃了。”

“我说什么来着，他的屁就是咸的！”赵卫力又单独给了马匆匆一个“公安肘”，他想起刚才自己还白白挨了崔小跑和沈东的两记“公安肘”，就不依不饶起来，要和他们算账。

他捉住沈东，连连说：“我刚才说是咸的有错吗，啊，有错吗？”